

· 萧选 著 ·

天下 无谋

Ⓣ

Tianxia
Wumo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无谋 : 全 2 册 / 萧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5594-1266-9

I. ①天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2961 号

书 名	天下无谋 : 全 2 册
作 者	萧 选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 李 墨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李 墨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576 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7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266-9
定 价	60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八章
断崖之下并无猛兽

001

第九章
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

030

第十章
摧毁敌人最重要的方法，便是让其从里腐烂

059

第十一章
逼人绝路便是天明

088

第十二章
从未有的末路便是最后的归途

116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三章	准备好的陷阱	148
第十四章	所有的背叛都不该有借口	176
终章	此生不复相见	208
番外	萧钰忻篇	230



第八章

断崖之下
并无猛兽



林甫义出使蜀国的前一日，楚王大摆了宴席为他送行。

酒池肉林，歌舞升平的未央宫内，被灯火照得通明。此次是官宴，皇室子女皆没有参加，可穆沐却听说，那一日，林甫义借着酒劲，让江素衣献上歌舞，楚王差点儿就大发雷霆。幸好穆尔清及时解围，此事才算惊险躲过。

穆沐听到此事时，已是第二日的傍晚。她与黎沉在院中饮酒，夜风萧瑟，萧清欢手持林子昆送予穆沐的赤血剑，苦练剑术。剑风飞扬，枝头茂盛的银杏树，掉了一地的叶子，萧清欢飞身而起，而后便见绿叶变成了一地残叶。穆沐兴头正盛，抽出长鞭就要与她过招儿，穆沐手留余力，害怕一不小心，就会伤到臂膀已经凹陷了一大块的萧清欢。

可尽管如此，不过五十招有余，萧清欢就不力抵抗，长剑应声而落，她倒在地上，手捂左臂的伤口，一声不吭。

穆沐连忙上前，将她扶起，想要出声安慰间，却见她失落的眸子里，依旧藏有骄傲。她心中微喜，私以为她虽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，但心未死，于是道：“这把剑送予你了，反正我使的长鞭，不会用剑。”

萧清欢略有诧异，而后淡淡道：“多谢公主。”

“你把你的落花十四式全部使出来，才算是真的感谢我了。”

话落，便见萧清欢又拿起了赤血剑，欲要与她再来一场，穆沐摆手，朝黎沉走去，“我今日累了，明日再说吧。”

说罢，她拿起石桌上的酒杯，将杯中桂花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“还是得要新桂，这陈桂太涩了。”穆沐吧唧了一下嘴，将酒杯放下，又为自己斟满。

“少喝点。”黎沉开口道。

穆沐浅笑，端着刚倒满的酒，与黎沉面前的茶水轻碰了一下，

“最后一杯。”说罢，又见杯底。

“就要入秋了，公主说的新桂怕是很快就会有了。”一旁的小文将宫女刚送来的蟹黄汤包端上，“公主晚上吃得少，这是嬷嬷特地亲自为您做的。”

“还是嬷嬷对我好，”穆沐说着，坐了下来，将碗中放好的汤包夹入了嘴里，汤汁顺着她的嘴角流下，她呼呼地吹了几口热气，囫囵不清道：“这蟹黄虽没深秋的足，但倒也是十分鲜美。”

黎沉看着穆沐，浅笑着，掏出了袖中的白色巾帕，为穆沐抹去嘴边的汤汁。

“公主，您饮了酒，还是再喝点茶暖暖胃吧。”竹心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她端着刚泡好的一壶茶，替穆沐倒了一杯。

穆沐心中闪过一丝怀疑，而后自然地端起了杯子，轻抿了几口。就在放下瓷杯的那一刻，她分明看见竹心眼眸中闪过的一丝狠戾。而二人各怀心思的这一幕，也被黎沉尽收眼底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兰台殿中便热闹了起来。

穆沐捂着肚子，面色极差，吐得天翻地覆，晕靠在床栏上。小文前前后后换水为穆沐洗漱，担心得要命，直到竹心提醒，她才慌张地朝太医署跑去。

“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想睡会儿……”吐得差不多了，穆沐才做了次深呼吸。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十分微弱。

众人站在原地，不敢真的离去，直到穆沐又无力地摆了摆手，他们才战战兢兢地看向一旁的冬青嬷嬷。

“下去吧，我与竹心在这里照顾公主。”

“是。”

冬青嬷嬷到底是兰台内掌事多年的老人，得到她的准许，众人才迟疑地纷纷往门口退去。

竹心将穆沐漱口的杯子放到了一旁，看似十分担忧道：“公主

先睡会儿吧，太医就要来了，不然等下想睡可能都睡不着了。”

穆沐无力地从喉中艰难地吐出一个嗯字，然后翻了个身，沉沉地睡去了。

“公主吐得虚弱了，我要去为她准备些吃食，竹心，你留这里看着，等太医过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说罢，冬青嬷嬷转身离去，关上了房门。

屋内，只有穆沐均匀而又微弱的呼吸声，一起一下。竹心站在床边，站了许久。她看着紧闭双眼，额间一层薄汗的穆沐，嘴角忽地勾起了一抹苦笑。顿了顿，她朝穆沐走近，替她擦了擦面上的细汗。

“这么多年，你累吗？”

竹心的声音似是平淡，她将巾帕放在热水之中过了一遍，而后拧干，又细心地替穆沐擦了擦脖颈儿后面的细汗。

“公主，我累了，所以憋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话，我想现在就告诉你。”她的呼吸骤停了几秒，而后像是鼓起勇气一般，长叹了一口气。她拿着替穆沐擦过汗的巾帕，呆呆地摩挲着，“你可能听不到，但是也不要紧，反正我也并不想让你听到。”

“你说，我不过只比小文晚来你身边两三年，你对我们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”竹心眸中似有泪花，“你鼓励她去考女官，说以后就能给她说好人家。却让我一直做着普通宫女才会做的杂事，不管什么，你都只让她一人近身服侍。行，你不让我们知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去打听过，但是……”

“我与竹兰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她不过犯了一个错，你就将她调去了浣衣局，公主，你不觉得你太冷血了吗？”

“那天，我去了浣衣局看她。你知道……她那双手变成什么样了吗？她原来绣工那么好，你最喜欢的那件流彩广绣裙就是她亲手做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可是那天，她握着我的手，那双手真的……”

泪水不知何时悄然溢满了竹心的眼眶，她紧捏着手中的巾帕，隐忍着自己的情绪，“别说再重拾绣工了，她就算是拿个东西，那手也都在颤抖。公主，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？你与芸公主还有皇后的恩怨，凭什么要她来承担？”

“如果不是那天我去找她，她可能都死了。她真的打算死的，你这样折磨她，为什么不干脆赐她一杯毒酒？”

竹心说着，又忽然笑出了声，她抹去面上的泪，苦笑道：“不过现在好了，等你醒来，就会发现一切都变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这里的。让你身败名裂，不过是给你的惩罚，而我对你做过的，就让我用余生来还吧。”

“你怎么还？”一直紧闭着双眼的穆沐，忽然开口道。

竹心心中一惊，猛地从床边起身，她看着穆沐缓缓睁开了双眼，而后撑着身体的重量，坐起了身。

“我鼓励小文去考女官，不过是因为她的惰性需要有人督促着，而你不同，我知道，就算我不说，你也会去做，而且会做得很好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怎么醒着的？还是，我怎么没事？”穆沐的嘴唇还是惨白的，面上的细汗也依旧在不停地渗出，“我是吃了药，不过不是你准备的白芷根，而是普通的催吐药罢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红苋的盒子，是我与黎沉去藏起来的，无其他人知道。可是却忽然出现在了穆芸的宫里，而我与黎沉藏银盒的那一日，黎沉看见了你。”

竹心面色大变，不敢相信地回想这一晚的情景，良久，她才道：“他是个和六七岁儿童无异的傻子，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。”

“可是，傻子的话，才是最可信的，因为，他不会说谎。”穆沐的眸光射出冷箭，“起初我并未放在心上，直到嬷嬷来找我，告诉我你藏了白芷根。”

“嬷嬷……嬷嬷也知道了？”话落，便见殿门被缓缓推开。冬青嬷嬷一如从前一般，端正地朝寝殿走来。

“嬷嬷……”

“竹心，你让我失望了。”

“嬷嬷，不是这样的，”竹心似乎有些焦急，不论是因为害怕待她如母的嬷嬷失望了，还是因为事情败露的不甘，她终究没了之前的沉着。

“你说我只让你做普通宫女的事，可是竹心，这兰台里，除了你能做好嬷嬷手下的大宫女，帮她打理这一切，便没人能有你这样出众的能力了。”穆沐似乎有些痛心，“小文一直近待我，但你不知道的，她那般冲撞的性子，除了待在我身边，她能做什么？”

“好，尽管你是器重于我，那竹兰呢？竹兰不过是被皇后和芸公主利用了，她受了那么多苦，也不过是说了句实话，并未泼过脏水到你身上，你为何要这么对她？”

“竹心，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你一人是好心人。”冬青嬷嬷眉眼紧皱，满面的皱纹，微微颤抖，“你觉得，若不是公主暗暗照拂，竹兰真的只是双手受伤吗？浣衣局的哪个宫女，不是浑身带伤？竹兰呢？竹兰可曾受过任何一点，除了做事以外积累的外伤？”

问话毕，竹心这才彻底地愣在了原地。

此时，嬷嬷又接着说：“公主将竹兰分去浣衣局，不过也是权宜之策，当日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，若公主面对这样的事情，还毫无作为，那这兰台，到底还能剩多少衷心之人？眼下，所有人对兰台都虎视眈眈，不仅仅是因为公主不再是太子殿下的胞妹，而是，她现在是嫔妃娘娘的亲生孩子。”

“在这样的风口浪尖，你怎会如此糊涂，使出这样的手段，将公主推上风口浪尖？”

这声质问，如利箭一般穿透了竹心的心脏，她扑通一声跪在原地，满面愧色，“竹心错了，公主如何惩罚，竹心毫无怨言。”

穆沐看着跪在地上的竹心，心中似是涌起了万般思绪，良久，她清了清嗓子，红着眼问道：“你将银盒放在我宫中的事，到底告诉过哪几个人？”

此时的竹心，恨不得将所有的错误全部弥补回来，听穆沐询问，她立马抹去了面上的泪，道：“奴婢只放了一封匿名信给过御林军指挥使李大人，本以为，他那般公私分明的性子，定会派人来搜宫，坐实公主……公主偷盗红霓的罪名，也算是了了我心头之恨，可是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想到李放根本就没想插手这件事，而且那封信还到了别人手上，让有心之人利用我，陷害了穆芸。”

“嗯，所以奴婢才想出白芷根这么糊涂的方法，公主，是奴婢糊涂了，奴婢愿意以死谢罪。”

“你死了对我有何好处？”穆沐头疼地捏了捏眉心，一直强撑着的体力，似乎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。她抽出了垫在背后的软枕，然后缓缓躺了下去，“你去藏书阁吧，那里清静，也不累，过段时日，我也会想办法将竹兰迁出来与你一起去那里的。等再过几年，我就想办法让你们出宫，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”

话一出，竹心似是有些不敢相信，她愣了许久，才想起叩头道谢，“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！”

“走吧，我累了。”

02

竹心一事之后，院中的那株银杏树，开始渐渐变成黄色了。中秋已过，初秋的天，却依旧逃不过炎热，但早晚时分，却十分凉爽。

尽管天气正慢慢转凉，但遥远的洞庭府一带，却水深火热几月有余，没有丝毫好转。楚王发下的赈灾银子，也不知被发去了哪里，灾民开始成拨成拨的北迁，在路上坚持不住的，便也开始成片成片地死去。

此事传到京都后，更是激起民愤群怨。之前清宫的事，百姓对

紫禁城那些宦官已然不满，这次旱灾大面积爆发，却又得不到宫中的一点儿回应，这难免会让人觉得心凉。

不少官员的府邸前，开始围满了示威的群众，紫禁城的宫门前，也会偶尔出现些胆大的闹事。可御林军才刚刚现身，便见那些人，四分五散地逃跑了，根本就抓不到一个。

楚王已经不问政事，将旱灾早就交由了相国王爷全权处理，民愤愈加高涨之时，相国却不理不问，自然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通知养心殿与东宫。可终究还是纸包不住火，穆尔清终于还是从与其交好的几位大人那里听到了风声，就在他冲到江台殿，想要将一切禀报楚王时，相国却大肆招摇地麓山脚下，亲自安抚了群众，并作出承诺：就算楚王陛下无心料理旱灾一事，他也定会尽全力将此事圆满解决，将灾民妥善安置。

听到这话，原本高涨的民愤终究是消了些，可人群里，却依旧还是有那么一两个执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：“陛下无心料理，让我们又怎么相信你会尽心尽力？”

相国王爷面色温和，丝毫没有在意此人的不恭敬，而是压了压手，在麓山脚下的麓山场上，说道：“三天之后，便是良辰吉日，届时会有大公主亲自来到这里，举行祈福求雨仪式。诸位说的什么不管灾民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求雨仪式后，我定会让诸位看到我们的一番诚意。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点头，一开始气得恨不得冲进紫禁城的心，也渐渐平缓了下来。就在相国王爷十分满意地看着被他拉拢了人心的人群时，却不曾发现，人群里，正有几个低着头青衣男子。相国在众人的仰望中，乘着马车离开了，而那几个青衣男子，也都随着人群，逐渐分散而去。

凌晨时分，京都的天边开始现出鱼肚白，白色光线如被蒙了一层薄纱一般，迷离地照耀着整片大地。

兰台东侧院内，黎沉坐在那一剪微弱的烛火前，将手中的字条

靠近了灯芯。不过一个眨眼，便见字条瞬间被火焰吞灭，而后只留下了上升着一缕缕白烟的灰。黎沉看着香炉中积攒的厚厚一层的尘，然后盖上了香炉盖，拿起了一旁的巾帕细细地擦了擦手。

“阁主这是担心相国今日会有所动作？”江公公道。

“嗯，”黎沉放下手中的巾帕，转而从软榻上起身，站到了窗边，推开了窗，“不是担心，是一定。穆尔清那边的动静太大了，已经激怒了穆西仲。”

“可是，今日是求雨仪式，他再怎么心急，应该也不会在这么多人的时候光明正大的动手吧？何况四大侍卫今日都会在。”

“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手中就没有比四大侍卫更出色的刺客呢？只要阿沐还没回宫，就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刚刚陶仰来信说，外面都安排好了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”黎沉转身，看向江公公，“你让邓卓偷偷混进护使的队伍里，以防万一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一定不能露面。”

“好的。”江公公应着转身离开了屋子。

黎沉一人独立于窗前，他遥望窗外，忽而轻叹了一口气。不远处的江台殿，歌舞升平了一夜，直到刚刚才停歇。这泱泱大楚已被周国虎视眈眈，楚国内部也早已是分崩离析，内忧外患的境况之下，楚王陛下，却浑然不觉。

这风云大变，已是注定。

可黎沉心里，却不知是何滋味。

他有点儿激动，激动于自己隐忍这么多年，终于快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了。可他似乎又有点儿忐忑，忐忑于穆沐知道这一切之后，会以何种姿态面对他。

矛盾而纠结的心情在他心中翻滚呼啸，可他却将这万般思绪，全都化作了一声轻叹，让其随风飘去。

他没有回头路可走，也不想回头，即使如此，何必多想？

初秋的阳光没有前段时间那般炎热，但也依旧晃眼得很。穆沐恢复了孝嫔名号，以大公主身份，穿上了祭祀礼服，缓缓走上了迎神车。黑色的大袍上，用金线绣着栩栩如生的龙与凤，这一刻，她代表了楚王，代表了皇后，代表了大楚，代表了所有黎民百姓。

金色的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，墨发全部绾于头顶，露出白皙的双耳，仔细看时，还可清楚地看见那耳朵上，正有一层浅浅的泛着金光的绒毛。

她双唇紧抿成一条线，高挺的鼻梁上泛出细密的汗，那双眉眼，饱含英气与骄傲。她端正着身子，坐在迎神车上，接受所有百姓的拜伏。

“恭迎大公主，愿神佑我大楚，保我大楚万千黎民！”整齐划一的声音，一阵阵地传来，穆沐平视着前方，尽情地享受着这被金光照耀着的荣耀。

从宫中到麓山快马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此次，却用了足足半天有余。迎神车在由御林军组成的护使队伍的包围下，缓缓穿过京都的中心大道，穿过鸿悦酒家，穿过画深堂，最后，终于到了麓山脚下。穆沐在护使的保护和萧清欢的搀扶下，缓缓走下了迎神车，然后往麓山场的祭祀台前走去。

祭祀台是一顶丈高的金钟鼎，位于麓山场的中央，而金钟鼎的四周则围绕着四方神兽，分别为：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龟蛇。

此时祭祀台周围已经围满了群众，众人皆是伏地而跪，鸦雀无声。

两位身着黑袍的雷师、雨师已经站在了金钟鼎旁，看到穆沐前来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，而后朝着青龙神兽小心翼翼地跪了下去。穆沐按照仪式的流程，心怀敬仰地完成着每一步，可就在她将手中的香火往青龙坐邸上放去时，刚刚还在尊称她为大楚明珠之神的两位雷雨师尊，却面色一变，各从怀中掏出一把尖刃匕首，朝她狠狠刺来。

穆沐一直心无旁骛地朝拜，哪里能料到两位会有这一手。就在

她反应过来躲闪过一人的攻击时，她的锁骨处却被另一人划出了一道刺目的血痕。

刹那，人群骤然慌乱，忽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“平民百姓”，皆是手持武器，径直就奔着要取穆沐的命而来。

此次为民求雨，穆沐根本就未将长鞭带在身上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，她除了躲闪，便再无他法。

萧清欢手中的赤血剑已出，见到事情突变，她飞身向前，立马将穆沐保护在身边，不让她受到再一次的攻击。场面失控间，以四大侍卫为首的护使也都抽出了长剑，与刺客奋力一搏。可来人明显是有备而来，在解决了一拨之后，另一拨又立马补上了。刺客源源不断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。

而刚刚那两位雷雨师尊，则双刃合璧，配合得完美无缺，四大侍卫心生一惊，互相递了一个眼神后，立马联手而来。

就在众人心急慌乱间，却见一队青衣蒙面男子，从麓山山林中冲出，他们皆是手持长剑，刚冲进打斗的人群间，便直接往那些刺客身上招呼，根本就没有半分的犹疑。

穆沐闪身躲过从人群中射来的利箭，心中像是憋了一口闷气，无法发泄。

“娘的，早知道将长鞭带出了！”穆沐不悦啐道，话音刚落，便见一青衣男子朝她扔来了一把长剑，她利落接过，回身将拿着匕首朝她凶神恶煞奔来的男人踢飞了出去，“多谢！”

穆沐将长剑抽出，迎敌而战，就在此时，青衣男子退到了她的身边，一边阻挡着攻击，一边道：“小姑娘，这里危险得很，你跟我走。”

话音刚落，穆沐就惊诧地朝他望去，只见蒙着面的陶仰，只露出了一双有神的眼睛，朝她笑了笑，“我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”

穆沐有片刻的愣怔，陶仰将她往怀中一拉，而后挥剑斩断了她背后偷袭的男子的脖颈儿，霎时，血如泉涌。

“你跟我走，让他们殿后。”说话间，陶仰一把拉过穆沐的手，就朝主干大街上奔去。

许是之前他就救过自己一命，见他要将自己带走，穆沐竟然心安得很，仿佛跟着他，并不用担心他是图谋不轨之人。

萧清欢见穆沐被蒙面人带走，瞬间就慌了神，她虽知道这些人是来救她们的，可是不到最后，她依旧对人心保持一丝怀疑。

她不再恋战，一路斩杀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跟在了穆沐二人身后，留下四大侍卫面面相觑，心中大惊。

“公主被人带走了！”袁山心不甘情不愿地挥动着手中的大刀，心烦意乱地喊道。

李放瞬间反应过来就要去追，却又听张林道：“公主是自愿跟去的，看来是认识的人。”说着，雨师飞身而上，躲过了他挥出的长戟。

李放没精力去思考那么多，挥剑就要杀出一条血路，“你们将这些人拖住，我去保护公主！”

袁山闪身，躲过雷师的攻击：“早知道就装病了！哪里来的这么多事！”

黄都统一挥大刀，气闷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偷懒！”

话间，雷雨师尊再次幻步鬼影，走过的步子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四人圈在其中。

袁山道：“二哥，你倒是走啊，走得出去吗你？”

“别废话，抓紧时间。”李放眉眼一蹙，目光射出冰一样的冷光。

03

穿过京都的主干大街，一路往南，终是到了京郊。

身后的刺客依旧穷追不舍，陶仰气急，转身拍了拍穆沐的肩，“小姑娘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哦。”

说罢，便见陶仰挥剑就入了那刺客中间。